

都蘭山下

朱顏

暮色裡，阿朱家的牛妹妹，
牛屁股剛下下來一坨新鮮的、溫熱的牛大便。
阿朱大叫：「哇！好幸運喔！新鮮的、剛出爐的巧克力蛋糕……」

阿顏長得很可愛，

她很喜歡戴帽子。

她有各式各樣的帽子：冬天的、夏天的、室內的、室外的……五顏六色的帽子，

不管天晴日雨，阿顏總是戴著帽子。

說起來，阿顏一直都蠻寂寞的，

常常孤伶伶的一個人玩，一個人走路，一個人上學。

她其實很想交朋友的，

她很喜歡跟大家玩，玩什麼都好；

只是，她不容易交到朋友，

玩過一次，大家就不來找她了。

她好像知道為什麼，又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暑假，住在嘉義的阿顏，跟著表哥回外婆家。

外婆家，在好遠好遠的山的那一頭。

台東，其實不遠，

如果能從嘉義直接穿過中央山脈，其實很近。

但是，台灣沒有直線穿過大山的火車，

所以，阿顏跟表哥得坐火車，

嘟—嘟—嘟！繞著台灣大半圈，才能回到台東。

如果從嘉義往南，經過台南、高雄、屏東，
逆時針方向繞到台東；
或是從嘉義往北，經過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園、台北、
基隆、宜蘭、花蓮，順時針方向抵達台東。

外婆住的地方，就在都蘭山下，一個叫「水往上流」的地方。
坐巴士抵達的時候，都已經是黃昏了。
阿顏迫不及待的，奔跑衝向海邊，
海風吹走了阿顏的帽子，阿顏很緊張，一直追著帽子跑，
「你的帽子好可愛！可以借我戴一戴嗎？」就這樣認識了騎著牛
的阿朱。

阿顏囁囁嚅嚅，結結巴巴地：「我…我的帽子…有…有味道…」
「你為什麼發抖？」阿朱問。



「因為…因為…很臭，你不會討厭我
嗎？」

「為什麼要討厭你？」

「因為…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我很臭，我不敢接近別
人，我的頭會冒出一種臭味，在學
校裡他們都說我是『臭頭癩』，都離
我離得很遠。」

阿朱湊過來，鼻子放在阿顏的
頭頂最臭的地方。「不會啊！我覺
得挺好聞，很像我們玩的飛盤的味
道，挺香的。還有，放屁啦，打嗝
啦，不是都有味道嗎？」

阿朱拍拍座下的牛，「我這隻牛妹妹呀，口臭最嚴重了。來！你上來！我們一起騎牛。月亮出來的時候，各家的牛都會在海邊集合，今天有飛盤大賽。」

阿顏好不容易爬到牛身上，坐在阿朱的前方，看起來阿朱一點都不在意自己的臭頭。她回過頭看看戴著帽子的阿朱，跟自己一樣，也挺可愛的。

「背包裡背的那一大包是什麼？」阿顏問。

阿朱順手就拿出了一塊圓圓乾乾咖啡色的大餅，「乾的牛大便啊！比較乾的，要拿回家引火燒柴的，半濕半乾的…」阿朱的表情又好玩又神秘，「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話才說完，一朵飛盤側面砸過來，阿朱登時中箭落地，只見阿朱很快地在沙灘上翻滾兩回，站起來，從背包裡取出一盤，回擊過去。



砸碎了的牛糞粉片落了一身，阿朱緊緊地抱住阿顏，「喏，你聞聞看，我有沒有比你香？」阿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陶醉地說：「牛大便的味道，真的好好聞！」

天近黃昏，慘烈的大戰在阿朱丟出最後一枚飛盤之後，宣告終結。

暮色裡，阿朱家的牛妹妹，牛屁股剛下下來一坨新鮮的、溫熱的牛大便。

阿朱大叫：「哇！好幸運喔！新鮮的、剛出爐的巧克力蛋糕！歡迎阿顏成為我們飛盤隊的大將！」阿朱開始分配眾人，準備蘆葦、喇叭花。

阿顏小聲地說：「這是巧克力蛋糕嗎？這不是牛大便嗎？」

阿朱一把拉起阿顏的手，大聲地說：「來！我們一起圍成一個圓圈！謝謝牛妹妹送給我們一個這麼美麗可口的巧克力蛋糕；歡迎阿顏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飛盤大賽的每一個人，手握著手，圍成一個同心圓，一起說：「歡迎阿顏！我們的好朋友！」

《地藏經》序文說：「一切唯心造。」；《心經》也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我把小時候的遊戲寫成「都蘭山下」。那時候的我，一點兒都不覺得牛大便很臭。

而現在的我，還能不能夠這麼自在地，騎在牛背上，再玩一場飛盤大賽呢？這也是我自己很想問自己的問題。🏠